

回家的路

□寇兴华

那条路，我走了20多年，闭上眼睛，我能“看见”它的每一个坑每一个坡每一棵树每一株草。

可是，我再也找不到它了。
7月，我下了火车，坐公交车，在城里的公路和回家的土路交接的地方，不得不下了公交车。那条我进城上学、放假都走的路，像母亲一样伸出手牵住了我的手。

没走多远，背包里的书倔强起来，砖头样硌着我的背，和汗水一起走一步“哐”一声拍打我的背，手里的行李箱跟着路面，狗熊样笨拙地“咯噔”一声慢慢爬上土疙瘩，“咣当”一声迅疾跌入一个盆大的坑。我吃力地又拉又拽，恐怕本来就只剩一个轮子的它，不堪上蹿下跳的折腾，坏掉，赖上我。

我小心又快步朝前走，丝毫不敢耽搁。奶奶肯定烙好了油馍站在家门口等放暑假的我，母亲熬的玉米糝稀饭黄澄澄不稀不稠散发着熟悉的香味，弟弟这回为我藏的一节甘蔗是不是又成了“干”蔗，妹妹又在巴望着我给她带回梁晓声的小说，父亲该问我工作找得咋样，不知他的鬓边是否又添了白发……那个三间瓦房、两间平房、两扇木门掩映的家，在心里在眼前不停地跳，我恨不能一步走完这条五六里的路，一把推开那扇门……

夏天的天，小孩儿的脸。刚走到半路，像口巨大的倒扣的锅一样闷热的天，突然被一声闷雷炸开，豆大的雨点不打招呼就从天而降。我慌了神儿，下意识地又加快了脚步。可是，凉鞋很快就陷在了泥里，被大雨浇湿的背包像座小山趴在我肩上，行李箱的独轮被泥巴裹得密不透风，只能罢工。

我不得不站在路边的小树下，等。小树被大雨淋得像落汤鸡，两旁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庄稼地一片白茫茫，像冬天的雾，地里根本分不清是玉米苗还是黄豆棵儿，羊肠小路上不见一个人影。要是我家在城里，坐出租车就能回家；要是这是条柏油路，我手提肩背跑也能跑回家。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脚下的路，无奈地任凭大雨冲刷，无力地看着无助的我。

“上车，闺女！”一辆带篷的三轮车吱呀一声停在我身边，一位和我妈年龄相仿的大婶麻利地跳下车，麻利地把我的行李箱塞进车斗，又把我塞进车斗。

“噔噔！”三轮车奋力地吼叫，在雨里奔跑。

“婶儿，给你车钱！”我举着50块钱的手随着车的摇晃，晃动在大婶脸庞旁。

“傻闺女，乡里乡亲的，顺路捎

你回家，要啥钱！”大婶头也不回看也不看，笑着大声喊。

这条我进城唯一的路，不烦不躁，年年月月石头样静默不变，却突然之间不叫我那么讨厌了。

那天下午下班，我照样骑着自行车回家。车架后面的大米、食用油在黄昏里叮叮当当唱着欢歌。临近年根儿，过年的气氛被单位里今天发吃的明天发喝的后天发用的，渲染得兴高采烈脸膛红彤彤。自行车随着路面的土疙瘩、凹坑起起伏伏像海面上颠簸的小船，骑车的就是船头婉转歌唱的渔姑。

当走到那个大烟囱，它真是个大烟囱，通体黑乎乎，若仰头依稀可见高耸入云的烟囱口厚厚的灰。我还没来得及习惯性地仰头，自行车“哧”一声，窝在一个碗大的土坑里，不动了。我照例使劲推，推，推，它像个没魂儿的孩子，少气无力纹丝不动。我猛然意识到：没气了！竟然，新车也爆胎！

大米、食用油的炫耀顿时化为指向我的嘲笑。还不够，更可气的是徒步推着它们，它们趁机变本加厉地加码，一步比一步沉重，像黑下来的天，刮起来的风，像沉入无底洞，我只能任凭它们折磨。我又冷又热——吭哧吭哧汗流浹背，北风一吹忍不住打寒噤。

我在黑暗中咣当咣当地向前。躲过了这个坑，栽进了那个

洼，干脆，不看路了，管他车辙有多深坷垃蛋儿有多大，管它大坑还是小坑，只管埋头往前走。我咬紧后槽牙，弓腰，塌背，推着满载的自行车走啊走。

如果，这是和城里一样的柏油路，我至于淋漓的大汗被寒风一回回吹散，至于被冷热交加牢牢钳住，至于被恐惧紧紧包围？柏油路，即使我推着车也能走得一溜烟儿！

这条所有城南的人进城唯一的路，祖祖辈辈的车辙印脚印烙在路上。我想我早已习惯了，可终究，还是不能打心眼儿里喜欢！

“走，回家看看！”我喊老公。
小轿车的后备厢里塞满了吃的喝的用的，我还是习惯往娘家拿东西，还是和上学时想着家、上班时忘不了家一样。不一样的，是心心念念的老家，20多年前就给了我特别的颜色。

“我咋还是瞅不见原来那条回家的路！”20多年前，城里的4车道和回家的4车道不分彼此没有界限紧紧相连，消弭了公路与土路的分限，接通了城市和农村的脉搏。

“还得找大烟囱！”老公笃定。
“大烟囱只看见一个尖儿！”每次，我努力张望，张望那条我走了20多年的回家的路，那条窄窄的城南的人进城的土路，试图找到属于它的痕迹。

回家走的4车道大马路宽阔平坦，比原来那条进城的土路大概向西平移了二里地。马路像一条项链，串起了我家以南的几十个村庄，一路上的工厂、农场、养殖场等宛如项链上的一颗颗明珠，又如同一个个手牵手的伙伴儿。你有的我缺的他多的她少的，互相招呼，呼朋引伴。它们再也不是旧时光里孤零零的一个，再也不是走亲戚像过年，只有过年才能鼓起勇气，用新衣裳新头巾去抵挡土路扬起的滚滚尘土，用全家人的脚步去丈量自家和亲戚之间的距离。

老家早已变了样。村子里没有了曲里拐弯儿的过道，没有了随意任性的坑塘，没有了大小参差的粪坑粪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小楼，家家户户门口都是柏油路，小轿车、大卡车、电动三轮车、自行车天天一起演奏着浑厚的大合唱。“晴天土，雨天泥，下雪乱搅泥”这几代人经历的剧情，落幕，退出，消失不见。

一回回，我渐渐相信了，原来那条回家的路，确乎悄悄隐匿在时间的风里，甘愿被时代的车轮掩埋，情愿让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它。

像蝉蜕下的壳。而蝉已唱着嘹亮的歌。

让那样的路消失得更多一些，让那样的路只留在我的记忆里就好……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走近西柏坡

□来向阳

倭寇乱华野心勃
国破山河碎
奸淫掳掠不停歇
“烧杀抢”横行霸道生祸
白山黑水痛失去
长江泪堕
黄河呜咽着
长城内外狼烟烽火
华夏同胞一声吼
岂容鬼子铁蹄践踏
国共联合
共御外敌
保家卫国
坚决让侵略者滚出去

日本投降暂熄战火
国民党下峨眉又要宰割
万里长征历经坎坷
雪山草地革命歌
大渡河上寒铁索
四渡赤水敌兵挫

无人区走过断魂碗
反围剿把敌阴谋破
……

西柏坡
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小村里传出定风波
运筹帷幄
奇迹出村落
“嘀嗒、嘀嗒”
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声音
决胜千里
三大战役捷报频传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
奋斗击荡在滹沱河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引领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
利
新时代
赶考永远在路上
“三个务必”引领新征程

梦回禹州思药王

□张永豪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使命。

随着药王孙思邈中医药文化节暨第十三届禹州中医药交易会禹州市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拉开序幕，9月19日，由作家丁进兴、欧阳华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药王孙思邈》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共34个章节，约27万字，创作于2018年8月至2023年4月，主要以药王孙思邈一生行医采药、炮制药材、著作医书、救民水火等为主线，讲述了其普度众生、播撒大爱、发掘传承中华医术精湛技艺的精彩人生历程。该书的出版，将对重塑中医药文化精神起到助推作用。

该书部分史料取材于《史

记》《新唐书》《备急千金要方》《禹州志》等历史典籍、专业志书及地方志等，并通过药王孙思邈在禹州的行动轨迹，将该地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民风民情、历史文化等融入其中。全书语言风格独特，故事情节多变，人物形象立体，融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正如丁进兴所说：“我在完成一次灵魂的穿越。”

禹州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地理物产丰富，历史文化厚重，出现了诸如孙思邈等众多影响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人物和名流百工。通过宣传推广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精神，人们重新审视中医、中药，重视中医药文化在医疗保健养生方面尤其在预防疾病、治疗慢性病方面的实际效用，更是作者在用实际行动讲好黄河故事，赓续华夏文明。



金色长城 吕超峰 摄

母亲给我的美学启蒙

□王国梁

母亲没上过学，认识的字不超过20个，更不懂教育，但她给了我最好的美学启蒙。

春天的夜晚，细雨悄然而来，我们都没有察觉，母亲却竖起耳朵说：“外面下雨了！”春雨往往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根本听不到声音。我问：“妈，你怎么知道下雨了？”母亲说：“你细听，风来的时候，树叶上的雨水‘哗啦’一下，簌簌地就落下来了，肯定是下雨了。这声音跟平时的风声不一样的。”在母亲生动的描述中，我觉察到了春雨的美好，也感受到雨夜宁谧的意境。

夏天下雨的时候，我们躲在屋子里，母亲在窗前侧耳听雨：“你们听，外面敲打仗似的，这雨下得多大啊！”后来我学到陆游的诗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不觉想起了母亲的话，方醒悟她的审美能力和表达能力是超强的。

秋雨连绵的时候，母亲会对着窗子叹息：“这雨好几天都不停，滴滴答答的，下得我心里都湿答答的。”母亲的语气里，透着“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意味。因为母亲的影响，我也开始观

察生活中的细节之美。有时候我颇为自己能够捕捉到一闪即逝的美而得意，深思一下，我觉得受益于母亲。可是她没有文化，更谈不上什么文学修养，大概审美能力就像天赋一样，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没有关系。

我们村的苏婶，在学校当代课老师，肯定比母亲有文化。她会教孩子们读“春天来了，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可她自己一点也不喜欢小燕子。春天，燕子在她家屋檐下做了窝，她嫌吵，就用锄头把燕子窝捅掉。而我的母亲，对弱小的生灵们天生有种怜香惜玉之情。她说燕子是我家的老朋友，它们祖祖辈辈都在我家生活，跟我们是家人了。她还说家里的小鸭子走路来像一岁的小孩，说月季花上蝴蝶跳的舞特别好看……我的拟人的修辞手法，不是跟老师学的，而源自母亲的启蒙。当然，母亲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修辞手法，也不知道什么叫拟人。

很多年里，我都觉得母亲是个天生具备审美能力的人。她如果有机会读书，或者有机会从事艺术创作，一定会很出色。直到那年，我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打击。那时我不得已回到老家，终日怔怔地坐在院子里，有种活不下去的念头。母

亲每日打理院子里的花草，我就像个木头人一样，枯坐着一动不动，眼睛里空洞洞，什么都没有。

母亲打理完花草，坐在我身边，轻声说：“瞧见院子里这些花草了吗，棵棵都机灵灵的，每天都铆足了劲活着。它们也不是天天都赶上好天气，有时遇上大风，有时遇上暴雨，去年还遭了雹子。可这些都算不了什么，风雨雹子过去了，它们照样挺直腰板，使劲长。你瞧那棵石榴树，去年被雹子砸得乱七八糟，枝杈折了大半，谁知它今年又长出新的枝叶来了，还开出了这么好看的花……”审美能力强大的母亲，总是能把美渲染得如此生动。我正这样想着，母亲忽然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这人呐，得跟花草学学，不管咋样都不能被打趴下。你想想，我经历的事，比你多十倍吧？我就是靠着跟花草学的劲头儿挺过来的，你也能挺过来！”

母亲的话，如同当头棒喝，瞬间把我打醒了。我也终于明白，母亲哪里是什么天生具备审美能力啊，她不过是满怀着对生活的热爱面对世界的。她把热爱，化作了强大的不屈的精神力量。她带给我的，除了美学启蒙外，更多的是一种生命的能量。

总第一四七六期

春

秋

楼

卷一



蒸月饼

□付晓娜

刚进入9月，超市里、蛋糕房以及城区的大街小巷就飘散着各种月饼特有的味道。哦，又是一年中秋节了。

望着行色匆匆的人群，忽然间想起了婆婆的蒸月饼。

结婚之前，我是个整日只知道伴着书本过日子、活在父母宠爱中的女孩子。嫁入婆家时，婆婆并没有因为我这个儿媳不会做饭、做家务怨道过；相反，年迈的婆婆还变着花样给爱吃甜食面点的我做餐点。婆婆有一手好厨艺，虽是粗茶淡饭，但她老人家想方设法做出来，就成了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每天还不重样。我在大饱口福之余渐渐变成了“馋虫”，这让婆家几个姐姐颇有些羡慕嫉妒恨。

在这些美食中，当然少不了手工制作月饼。记得那是结婚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和先生商量去超市买几个月饼回来，婆婆知道后就说：“买啥月饼，待会儿发点面，我给你们蒸个月饼尝尝。”蒸月饼？我第一次听说，当时很是疑惑。婆婆好像明白我不相信，就着急地说“今天晚上就能吃上”，并很快行动起来。

待把面和好后，婆婆拿出准备好的花生仁、瓜子仁、白芝麻，在锅中一一炒熟再在深白中混合捣碎，又把蜜枣、葡萄干、核桃仁洗净细细切丝备用，撒上适量的白糖。这时候面已发好了，揉面、醒面、团面、擀面，一道道工序下来，一大团面在婆婆手中像个温和听话的孩子，在案板上已经成了几张大小厚薄均等的圆面片片。打底一张均匀撒上一层花生蜜枣之类，再覆盖第二层撒上一层，然后第三、第四层，共铺了五层之多，最后在周边用手捏饺子一样捏出一圈花边，上层用小酒盅反盖几个花型，整个手工月饼就成型了。液化气灶上，大锅里的水也已咕嘟咕嘟烧开了，手脚麻利的婆婆把做好的月饼放到锅篦子上，盖锅用大火煮。40分钟后，一个香喷喷、甜蜜蜜、热腾腾的大月饼用刀切成“米”字形，被端上了晚饭的餐桌。

像吃蛋糕一样，每人面前都摆了一块，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口气，热热的、甜甜的，带着麦香蜜枣花生的气息，诱惑着我早已空空的胃，咬一小口细细嚼，满口生香，不知不觉就消灭了两大块。我吃得开心不已，赞不绝口，婆婆看得满脸欢喜。从此后，总忘不了隔段时间就做几块这样的月饼让我大快朵颐。

年迈的婆婆大字不识几个，却是个极其聪明细心的老太太。过中秋蒸月饼，端午节缝香包、制菱角，给孙女做布偶、扎风筝，为亲戚邻居做婴儿衫、虎头鞋……婆婆都一个人完成。当然，看婆婆展示“才艺”是一大享受，婆婆手中忙着，我拿本书在一旁一搭没一搭和婆婆聊天儿，女儿小大人似的跑前跑后“帮忙”，像只快乐的小燕子；先生也时不时地跑来串个角色，对婆婆的“艺术品”点评一番，总是逗得婆婆开怀大笑，幸福在整个房间里弥漫着。

相似的中秋过了一年又一年，这样幸福的日子年年延续着。今年的中秋节，年近八旬的婆婆仍然念叨着蒸月饼，我唇齿间也流连着蒸月饼那甜蜜幸福的味道……